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內語文競賽命題紙

簽章後請於 109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前密送教務處課務組

比賽項目：國語朗讀比賽

命題內容：

編號	篇目	作者
1.	春	朱自清
2.	傍晚的叩訪	方方
3.	七百元的力量	吳世廷
4.	落花生的性格	梁容若
5.	瑞穗的靜夜	李潼
6.	十月桂花香	余麗珠
7.	兩小無猜	張羽良
8.	官田菱角	徐正毅
9.	潺潺溪流門前過	顏福南
10.	四弟二題	林雙不
11.	田園之秋(節錄)	陳冠學
12.	藍蝴蝶	林清玄
13.	那樹	王鼎鈞
14.	身在此山中	王昶雄
15.	相逢有樂町	陳芳明
16.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17.	小太陽	林良
18.	秋日的聲音	王家祥
19.	荖濃溪畔的六龜	劉克襄
20.	繁華散盡	廖玉蕙
21.	無關歲月	蔣勳
22.	杏黃月	張秀亞
23.	吃相	梁實秋
24.	父土	陳黎
25.	嚴母	吳晟
26.	髻	琦君
27.	討海人	廖鴻基
28.	生活中的一種修行	潘文山
29.	石磨	馮輝岳
30.	白雲天	蕭蕭

春

朱自清

盼望著，盼望著，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

一切都像剛睡醒的樣子，欣欣然張開了眼。山朗潤起來了，水長起來了，太陽的臉紅起來了。

小草偷偷地從土裏鑽出來，嫩嫩的，綠綠的。園子裏，田野裏，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坐著，躺著，打兩個滾，踢幾腳球，賽幾趟跑，捉幾回迷藏。風輕悄悄的，草綿軟軟的。

桃樹、杏樹、梨樹，你不讓我，我不讓你，都開滿了花趕趟兒。紅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裏帶著甜味，閉了眼，樹上彷彿已經滿是桃兒、杏兒、梨兒！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鬧著，大小的蝴蝶飛來飛去。野花遍地是：雜樣兒，有名字的，沒名字的，散在草叢裏，像眼睛，像星星，還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楊柳風」，不錯的，像母親的手撫摸著你。風裏帶來些新翻的泥土的氣息，混著青草味，還有各種花的香，都在微微潤溼的空氣裏醞釀。鳥兒將窠巢安在繁花嫩葉當中，高興起來了，呼朋引伴地賣弄清脆的喉嚨，唱出宛轉的曲子，與輕風流水應和著。牛背上牧童的短笛，這時候也成天在嘹亮地響。

雨是最尋常的，一下就是三兩天。可別惱，看，像牛毛，像花針，像細絲，密密地斜織著，人家屋頂上全籠著一層薄煙。樹葉子卻綠得發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時候，上燈了，一點點黃暈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靜而和平的夜。鄉下去，小路上，石橋邊，撐起傘慢慢走著的人；還有地裏工作的農夫，披著蓑，戴著笠的。他們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裏靜默著。

天上風箏漸漸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裏鄉下，家家戶戶，老老小小，他們也趕趟兒似的，一個個都出來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擻抖擻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計在於春」；剛起頭兒，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剛落地的娃娃，從頭到腳都是新的，它生長著。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著，走著。

春天像健壯的青年，有鐵一般的胳膊和腰腳，他領著我們上前去。

傍晚的叩訪

方方

到達時，已是傍晚時分。白色的門就在小路盡頭。我想，我可以坐下來休息，靜靜享受一段美好的時光了。多少年來的跋涉奔波，為的是叩訪這扇白色的門；一顆朝聖的心已經疲憊不堪，而崇拜的那股信念依然熾熱。我反問自己，會不會來得太遲了呢？那幢青色的屋子掩圍在林內，我小心翼翼的沿著路旁走去，紛紛飄零的夏日綠葉，葉子掉在地上，鏗然有聲，使我驚覺不少。我感嘆時間，也感嘆自己，蕭條的林木正是昨日以前最好的寫照，不，也是黃昏以前。我走向那門。

輕叩白色的門，指頭才觸覺到那門是緊緊鎖著，像鎖在冬天深處。門內門外寂寂無音，到底是主人外出未歸，還是沒有聽到呢？陰霾中，那扇門顯得更加深白光亮。我的眼睛與獅首門環相對，牠怒視著我，張著不深不淺的嘴巴。我再度輕敲兩下，多麼衰弱的兩聲，一陣冷風自牆的背後翻越過來，我打個冷顫。不久黑夜就要來臨，尤其是秋末冬初的黑夜，那時，整個森林將不只這麼暗。

是的，已是傍晚時分，我或許來遲了些。主人可能在大廳上燃起蠟燭，會宴早來的賓客了；也可能在高山流水之間，與貴賓們追逐秋風捕獵野獸，他們忘記還有一位客人，一位滿身拘謹滿身風塵的遠客。我站在門外傾聽，牆內並沒有絲毫歡笑聲，森林之外也沒有馬啼，那麼，主人那裏去了？我回首看看來時的小路，樹幹已染起濃鬱的暮色，我突然感到孤單，衣袖在暮色裏更形單薄，哎，我原是不該來的。在秋末的蕭瑟裏，我只不過是一位平凡的黃昏客。

縮回我的手。酸冷的風掃起許多葉子，有兩片落在肩上，然後，又不經意滑下去。為什麼淒涼的事總發生在秋後的傍晚？如果有人站在林外，看到我叩訪的影子是那樣的衰弱、落寞，他也要為我輕輕掩泣。林內聞不到幽香，看不到落花，有的只是葉子，乾裂的枝條。我靠在牆上，冷冷的磚頭似乎已說明主人的意思：我已被摒棄門外。

從門縫裏，我看到牆內的燈籠已亮起，青色的火焰搖搖曳曳，高貴而矜持。主人在不在家呢？我不清楚。不過，我相信牆內的主人也是而且也將是我胸中的主人。這傍晚的叩訪已成虛行。我坐在階前回憶，且思量著主人曾經的眼神。

七百元的力量

吳世廷

相信嗎？全世界每天有四萬名兒童死於大人創造出來的戰爭、飢餓、疾病，即每分鐘有二十八名小生命在世上消失。這些和我們有關嗎？這是最近南陽實業和台灣世界展望基金會在籌辦『世界兒童關懷月』公益活動時，所碰到一般民眾的最大心理障礙。

一個月七百元，在台北不過是一頓飯的錢，甚至還不夠，但在孟加拉一般人民月平均收入僅及新台幣三百三十三元，許多當地小孩一星期需工作七天以貼補家用，他們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因為食物比教科書更珍貴；飢餓和缺乏教育是動亂的來源。七百元可以給他們食物、飲水，乃至最重要的知識。有餘力思考，苦難才能終止，生命才開始有好的循環。七百元的力量驚人吧！

現在台灣國民所得已達一萬美元，已足以回饋國際社會，建立台灣人道關懷的世界觀。『花蓮慈濟功德會』證嚴法師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泰雷莎修女一樣，但憑『捨』的精神，『得』到世界各地源源不絕的捐款和尊敬。真是愈捨愈得。

記得三年前在東京一家小劇院看泰雷莎修女的紀錄片時，心中那種感動，至今仍覺溫熱。片中一位隨侍左右的修女描述泰雷莎修女在紐約街頭，用手撫慰一名流浪街頭又髒又臭的老婦的臉頰時，這名老婦人頓時淚流滿面，因為有十多年沒有人觸摸過她。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她只像一件物品一樣，無聲無息地在角落活著。泰雷莎修女感慨地說最富強的國家，卻有最貧瘠的靈魂，同時也認為漠不關心是我們最大的敵人。

這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募款的紀錄片中，有位美國媽媽被問及為何要成為資助人時，她表示希望以後自己的孩子看到衣衫襤褛的小孩時不會覺得好笑；看到別人受苦時不會認為事不關己。若我們不在乎他人的苦難，就不可能有在乎生命的下一代。濫殺動物、破壞生態、不尊重生命的悲劇也會一再重演。給下一代最好的教育，也許就是懂得關懷——沒有界限的大關懷。

落花生的性格

梁容若

在許多果品裡，我最愛落花生。這並不僅僅因為它價錢賤、好吃，而實在因為落花生這種植物，有許多可貴的德性，可以讓我們深思，可以從它得到許多啟示。

落花生看起來很軟弱，矮矮地趴在地上，既不能當先迎接太陽，也不會在風裏雨裏表現英姿或者嬌態，毛茸茸的暗淡葉子，平凡粗俗的黃花，一點兒也不能動人。可是它的生命力很強，韌性很大，不怕冷也不怕熱。耐旱也耐澇，碰著冰雹，受害很輕。病蟲害更少，連土地的肥瘦也不選擇，總是一點兒一點兒地長，把它的種子散佈到全世界，海灘也有，山坡也有。這種偉大的適應力，是許多嬌嫩、高貴的植物趕不上的。

落花生偷偷地開花，暗地裡結果，每一顆長的果子並不多，可是每一顆果子都充分有發展為一棵新生命的可能。世界上有些充滿野心的植物，像柳樹的飛絮，榆樹的散錢，椿角、蓬子的隨風飄舞，像是一下子要把它的種子鋪滿世界。其結果一百顆種子裡也不見得有一棵能成就長大。野心的大小跟成功常常成反比例。落花生安分守己，發展得很慢，腳步卻踏得最堅實，它很少碰到失敗。

許多植物憑藉風的力量或是動物的力量，來傳播種子，他們不能不長上美麗的顏色，芬芳的味道，輕浮的身體來誘惑對方，適應對方。落花生不想借助外力，它把果子深深地埋在土裏。表皮長成跟泥土一樣的顏色，一層又一層，外面沒有色，也沒有香，把濃厚的油澤包藏在最中心，頂謙虛，頂本分，像閻然自修的君子。

在蔓生植物裡，凌霄、藤蘿是美麗的，葡萄、西瓜是迷人的，菟絲、牽牛是潑辣的，可是比起落花生來，都像缺少了些甚麼。落花生在平凡裏有雄奇，在渺小裏有偉大。

瑞穗的靜夜

李潼

那年，經過一場激烈的競爭，我們總算考上家鄉附近一所理想中的學校。少年單純，還不懂得掩飾喜悅，甚至連驕傲也壓不住。放榜之後，像一隻隻新添華美羽毛的小公雞，四處咯咯咯叫，四處去招搖。為了慶祝這場勝利，我們四個好友，結伴到瑞穗溫泉露營。

那天晚上，真不巧，山腰竟然下起大雨。

剛剛燃起的營火被打熄了，營地泥濘，連帳棚也滲水，只好草草收拾，退到松林深處的日式小旅館投宿。

情景是有點狼狽，但興致未減。洗過溫泉，換上乾爽衣服，我們依然說笑打鬧，在木板迴廊上追逐嬉戲，整座小木屋被我們踩得碰碰響。

不知何時，旅館的老闆出現在門口，制止我們再玩下去。他面容和善，但我們明白，他是當真的。大夥只好很不是滋味地噤聲躡足，各自回房。但是我沒走，獨自留在迴廊發呆，好讓老闆知道我不甘心！

松林裡的雨夜，格外沉靜，溫泉水煙貼伏著坡地，如湖波緩緩湧去，五里外的小鎮燈火，在松針稀疏處閃爍，我不曾見過這般靜美的景象，凝視中，彷彿信手掀開落地帷幕，原以為舞台上空無一物，誰知布景早已妥當，一時仍不相信，只有失措張望。我想離開，卻又被一些窸窸窣窣的一些聲音喚住。那些輕細的聲音來自松林的深處與近處，來自溫泉的水煙裡，來自懸空的地板下和垂掛雨珠的屋簷。於是，我坐下來，靜靜聽、靜靜看。

在這之前，我從來不知，我是可以不喧譁的，可以將耳目精敏到這個程度，讓心思澄明得像一面鏡子，清晰反照童年種種，並隱隱顯現未來的路。

我第一次覺到沉靜的美味，在這個身心不安的少年時代，此後，我時時品嘗，從中成全了許多事。

十月桂花香

余麗珠

美麗的花兒賞心悅目，人見人愛。自古以來，它們總是騷人墨客謳歌的對象。

我愛淡雅、清香的花，尤其對桂花情有獨鍾。它的香味溫和內斂，深吸一口沁入心脾的是喜悅的泉源、開闊的心情，彷彿對我訴說著世界的美好。

過了農曆八月桂花綻放的季節，三樓陽台上的桂花開得稀稀疏疏。零落的花朵雖然不再燦爛，空氣中依然飄散著淡淡花香，每天我總不忘與桂花來個早晨的約會，以快樂的心情迎接充滿希望的一天。

今早運動回來，漫步到巷口，只聞得花香陣陣，竟是我最喜歡的桂花，頓時讓我驚喜萬分。這麼濃郁的香氣，應該不只一、二棵吧，原來是游伯伯家的桂花樹耐不住好奇心，大夥兒正努力探首牆外世界呢。

揮別了繁花錦簇的生氣蓬勃，繽紛的落英如秋詩篇篇，季節更迭的美景在游伯伯整潔偌大的庭園裡竟可窺見一斑——盆盆的樹木、花兒排放得井然有序，九重葛花蔓兒盤繞成的紫紅色拱門和修剪得整齊劃一的籬垣，真是美麗極了。不必擔心九重葛的荊棘會刺著路人，因為游伯伯會隨時修剪，不讓其枝蔓橫生。

我總愛在清晨或夜晚循著社區小路散步。漫步一畦畦田園阡陌，經過玲瓏的攝影工作室、小巧的家庭裁縫店、家庭美髮院，再繞個彎，香味迎面撲鼻而來，那就是巷口游伯伯美麗的住家。

每次路過游伯伯的家，我的內心總是充滿感激。感謝伯伯的用心，讓我能夠在詩意濃濃的初秋邂逅十月桂花香。

兩小無猜

張羽良

兩個五年級的小男孩與小女孩是同班同學，倆人同座在一排共用一張長書桌，小女孩具有優異的美術天份，還剛拿到全縣國小寫生比賽的冠軍，兩小都屬文靜型，彼此的話倒也不多。

這樣的年紀映照的總是最純真的容顏，相處融洽時，若一方忘了帶書，也可以共讀一本書，若一方忘了帶筆，另一方也不吝拿筆相救；但若遇事爭執時，通常是由女生展現霸氣，小女孩會拿出彩筆在桌子中間劃出一條楚河漢界，然後嚴肅的警告小男孩不得越界，否則必遭皮肉之苦。

一天上課鈴聲響起，小女孩不小心將橡皮擦滾落在小男孩前方的走道上，小女孩突然大聲喝令：「幫我撿起來」，小男孩對無端的被喝斥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但心裡忽然想到「好男不跟女鬥」這句話，便忍耐下來並乖乖地彎下腰將橡皮擦拾起。不料，這一幕早被全班同學看在眼裡，大家從莫不作聲的靜觀其變到瞬間哄堂大笑，整間教室亂成一團。

小女孩鎮定的接過橡皮擦之際，卻若有所思地改變了態度，輕聲溫柔的說了聲謝謝，小男孩則打開書本，看著書掩飾內心的窘態。從此，小女孩再也不曾在桌上劃下過楚河漢界。

人間無不散的宴席，五年級下學期小男孩要轉學了，得知小男孩要轉學的小女孩，問了幾次小男孩為何要轉學？小男孩總是告訴她因為新學校離家近，卻不懂小女孩為何一件事卻要問好幾次。

離開前一週，小女孩拿出一個金色的馬胸章送給小男孩，小男孩不解的問：「為何要送我東西？」望著一臉茫然的小男孩，小女孩低下頭小聲的說，別多問，你長大以後就明白了。

多年以後，長大的小男孩終於懂了！儘管往事早已隨風飄零，但領悟來遲還是美。就任一段兩小無猜的故事在筆間揮灑開，若當年的小女孩也還記得，或許也會畫出一幅美麗的圖畫吧！

官田菱角

徐正毅

上週從高雄搭火車去嘉義，而本週從台南機場下飛機，沿著省道到烏山頭水庫；上回獨行，而此次是攜子同行，全台走透透是假日很有趣的選擇。

剛入大學的兒子對於台灣的歷史很有興趣，也閱讀了不少有關台灣歷史的書籍、傳記，但欠缺的是實地的探訪，因此利用週末，帶他見識一下南北的相異。此回另一個目的是，向台灣歷史不可或缺的人物——八田與一先生致敬。

我們搭計程車前行，爽朗的計程車司機，平凡的言談中，可知他對時事的關懷。早年就離婚的司機先生，盡心地扶養兩個兒子就學、就業，實在非常辛苦。坐在後座的兒子，從而也可體會到，別人家的父親也和他的父親一樣，有著望子成才的一片苦心。

在烏山頭水庫旁濃蔭下，司機先生和我們向八田與一墓憑弔致敬後，沿著田間小路回臺南。

烏山頭水庫就是積蓄官田溪的水，經嘉南大圳灌溉嘉南平原，使得它成為台灣農作的主要產地，這是八田與一先生的功勞。

路過官田，官田產菱角，秋天是採收菱角的季節，我們停在路邊，向賣菱角的小攤買些現採現煮的菱角，和老農們一面吃菱角一面談天。

晴空萬里、一望無際令人舒暢，兒子對於我和司機、老農間道地的台語交談，感到十分有趣。這趟類似田野調查的旅行，讓年輕的一代，能更貼近台灣的土地去了解它，以便將來能夠為台灣永續發展做出貢獻。

潺潺溪流門前過

顏福南

過慣了台北車水馬龍的日子，搬來台中幽靜的鄉下，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充斥耳邊的不是轟隆轟隆的引擎聲，不是忙碌的跔音，而是潺潺的小溪輕唱，落葉翩翩點綴，好像走入一幅圖畫。

水遠遠的流過來，蜿蜒成一條細細的溪流，好像母親伸出柔軟的手，輕輕拍撫著農田和果園。溪流的上游，可以看見一朵一朵白色的野薑花，一頭老牛靜靜的躺在河邊，不久野薑花飛上了牛背，仔細一看，原來是白鷺鷥。更多的白鷺鷥飛來了，低低的，遠遠望去好像長了翅膀的野薑花。

靜靜的溪水好像 $\odot\odot$ 的果凍，水面上倒映著樹和山，藍藍的影子是夾心果粒，這是夏天最清涼的薄荷口味。附近的孩子喜歡在溪邊扮家家酒，他們巧妙的把青草綴成一條項鍊，柳枝彎成小小的拱門，牽牛花是新娘的捧花，快快樂樂的在溪邊拜堂辦喜事。這些遊戲一代傳一代，從來不用口語相傳，溪邊是童年織夢的舞台。

溪水愛唱歌。清晨露水未乾，初醒的夜間上點點圓露，輕輕走過，總有一兩個露了的音符掉入溪裡，當麻雀在電線杆上唱著五線譜時，一滴兩滴的露水也喚醒了溪水潺潺的歌聲，多嘴的風也來湊熱鬧，穿梭在溪邊林間，紛紛落下的竹葉是觀眾的掌聲，好一場美妙的演奏。

太陽露出了笑臉，當他的足跡停留在水面時，風也停止了，所有的花兒、小草都靜悄悄的，等著讓陽光染紅他們的小臉，於是，每一天溪邊都會長出更多璀璨的紅花綠葉。陽光慢慢吻遍溪邊每一個角落，花兒的笑容更加燦爛，水草悠閒的躺在河面享受日光浴，陽光穿越溪水，一閃一閃的波光似魚鱗，哇！魚兒游來了，他們快樂的成群結隊和太陽約會。

我最喜歡黃昏時到溪邊，太陽的餘暉把溪水染成金黃色的絲帶。我坐了下來，靜靜的看著天空飛舞的燕子，沒有人知道，我是一隻自由自在的鳥兒，馳騁在自己想像的天空。

四弟二題

林雙不

假如稿費單竟然落入父母手中，他們會差三弟或四弟去臺西領；通常是四弟，因為他還沒有上學，隨時有空，而且他個子瘦小，有時臺西客運公司的車掌小姐不會要他買票。當時東勢到臺西的票價，單程全票兩元，半票一元。

「他很聰明，」母親多年以後告訴我、「你三弟帶他去領過一次，他就會了。」

母親的語氣似乎很欣慰，沒想到當年我無論如何是欣慰不起來的。對於父母親這種中途攔截的海盜行為，我猛烈地反對著，忘了他倆多麼艱苦地在支撐著我們的家。大姐不算，我們家共有八個人，五個在念書，只有九分地不到，母親又經常生病。

有一次，當四弟又去臺西領稿費時，事情發生了。「我向鄰居借了一塊錢給他，」母親說：「讓他當車錢，我只借一塊，因為說不定不必買票，就算去的時候要買票，也沒關係。領到錢，回來就沒有問題了。那天吃過中飯，他就去了，我和你父親照例下田。大概三點多，他滿頭大汗地跑到田裡來，整張臉紅紅的，眼眶裡都是淚水。」母親的聲音喑啞：「他說沒有領到錢，郵局的人告訴他印章錯了。怎麼會拿錯印章呢？我和你父親都不識字，我記得把你的印章放在床前的抽屜裡，沒有錯，但實際上錯了。」

「換個印章再去啊。」第一次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這樣表示意見。

「可是，去的時候車掌小姐要他買票，」母親彷彿沒有聽見我的話，繼續說下去：「既然領不到錢，回來的時候他就不敢坐車了。那麼熱的天氣，中午剛過，他才五歲，從臺西一個人走回東勢！他說起初有一個老人和一條狗跟他一起走，走到半路，老人拐進一個村子，剩下那條狗和他一起走。他怕狗，開始跑，狗叫著追他！」

「那次到底領多少錢？」我不希望母親太激動，每次都在這個時候打斷母親的話頭。

「三十塊。」那一定是發表在什麼低稿酬雜誌的一篇短文了，到底是那一篇？我來不及想，因為母親又說了下去：「他一跑就跑到田裡，沒有哭。我和他回家，拿出印章去問認識字的，確定沒錯了，再向人家借一塊錢給他，叫他再去。我告訴他領到錢可以去吃一碗冰，他把三十塊一毛不差地拿回來給我。」

「那麼他回程的運氣比較好，」我想說句笑話，卻聽到自己哽咽的聲音：「碰到一個好車掌。」

田園之秋（節錄）

陳冠學

摘了一整天的番薯蒂。

下午大雨滂沱，霹靂環起，若非蕃薯田在家屋邊，近在咫尺，真要走避不及。低著頭一心一意要把蕃薯蒂趕快摘完，霎時間，天昏地暗，抬頭一看，黑壓壓的，滿天烏雲，盤旋著，自上而下，直要捲到地面。這種情況，在荒野中遇到幾回。只覺滿天無數黑怪，張牙舞爪，盡向地面攫來。四顧無人，又全無遮蔽，大野中，孤伶伶的一個人，不由膽破魂奪。大自然有時很像戲劇，像今天這種大西北雨的序幕前奏，可名為惡魔與巫婆之出世。正當人們籠罩在這樣恐怖的景象中，膽已破魂已奪之際，接著便是閃電纏身，霹靂壓頂，在荒野中的人，此時沒有一個不是被震懾得氣脫萎頓，匍匐不能起的。好在再接著便是大雨滂沱，再看不見滿天張牙舞爪的黑怪，而閃電與霹靂仍肆虐不已，卻多少為雨勢所遮掩，於是匍匐在地的失魂者，便在雨水的不斷澆淋下，漸漸地甦醒，而閃光與雷聲也愈來愈遠，轉眼雨過天青，太陽又探出了雲端，樹葉上、草上閃爍著無邊亮晶晶的水珠，一場大西北雨便這樣過去了。你說這是戲劇不是戲劇？

因為是在家屋附近，又為了趕工，直待到閃電與霹靂左右夾擊，前後合攻，我才逃進屋裡。遇到這樣氣勢萬鈞的大西北雨前奏，誰也不能逞英雄，因為此時在天地之間除了它是英雄之外，不准有第二個人是英雄。此時它是無敵的大主宰，任何人都不能不服。牛群在原野上狂奔，羊群在哀哀慘叫，樹木在盡力縮矮，那個敢把手舉得最高，頭伸得最長，定立時被劈殺。

一場為時一小時的大西北雨，到底下了幾公釐的水，雖然沒做過實驗，只覺好像天上的水壩在洩洪似的，是整個倒下來的。每一雨粒，大概最小還有拇指大，像這樣大的雨粒，竹葉笠是要被打穿的，沒有蓑衣遮蔽，一定被打得遍體發紅。但是本地原是山洪沖積成的沙石層，滲水極快，無論多大多長久的雨，縱使雨中行潦川流，雨一停，便全部滲入地下，登時又見灰白色的石灰地質，乾淨清爽，出得門來，走在堅硬的庭面路上，一點兒也不沾泥帶水；這是我酷愛這一帶旱地，而不喜歡外邊水田田莊的理由。

終於雷聲愈來愈遠，電光只在遙遙的天邊橫掃。太陽又出來了，一片清新的空氣、鮮潔的色彩，彷彿聽見了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第四樂章牧羊人之歌。

藍蝴蝶

林清玄

在一個狹長的山谷裡，住了一群白蝴蝶，它們居住在溪水邊，吸食腐木的汁液維生。

有一隻毛毛蟲，每天看著藍天，還有藍天下飛過的多采多姿的蝴蝶，它心裡總是想著：「為什麼我不能變成一隻藍蝴蝶呢？為什麼我不能像多采多姿的蝴蝶一樣，以採花維生呢？」

於是，吃著樹葉的空檔，別的毛毛蟲都睡了，這隻毛毛蟲就獨自冥想，想著自己生出美麗的藍翅膀，在藍天下飛來飛去，分不清自己是飛在藍天，或者是藍天印在自己的翼上。

每天每天，毛毛蟲都這樣深深的冥想。

奇怪的事終於發生了，當所有的毛毛蟲都長出白翅膀時，那隻毛毛蟲卻長出一對藍翅膀，藍得像藍天一般。

別的蝴蝶一誕生，就飛下土地，吸食腐木的汁液。只有藍蝴蝶一飛沖天，在藍天下飛舞，從一朵花舞過另一朵花，它心裡想著：「百花是如此的美味，為什麼白蝴蝶都不知道呢？在天空下飛舞是這麼快樂，為什麼白蝴蝶都不願意飛舞呢？」

藍蝴蝶一邊快樂的飛舞，一邊冥想，希望自己的子子孫孫都能化成藍蝴蝶，都能飛舞在藍天中，吸吮百花的芬芳。

那些聚居在山谷底部的白蝴蝶偶然抬頭，看見和自己長得很像的藍蝴蝶，在空中轉來轉去，都以為自己在做夢，把藍天夢成了翅膀。

許多許多年之後，在那狹長的山谷裡住了一群白蝴蝶和一群藍蝴蝶。

白蝴蝶一出生，便飛到地上，吸食樹木的汁液。

藍蝴蝶一出生，便飛上空中，在藍天飛舞，吸食百花的芬芳，它們藍之又藍，藍得比它們的祖先——第一隻藍蝴蝶——還要藍；它們自由自在，比第一隻藍蝴蝶飛得更高更遠。

那樹

王鼎鈞

那棵樹立在那條路邊上已經很久很久了。當那路還只是一條泥濘的小徑時，它就立在那裏；當路上駛過第一輛汽車之前，它就立在那裏；當這一帶只有稀稀落落幾處老式平房時，它就立在那裏。

那樹有一點佝僂，露出老態，但是堅固穩定，樹頂像剛炸開的焰火一樣繁密。認識那棵樹的人都說，有一年，颱風連吹兩天兩夜，附近的樹全被吹斷，房屋也倒坍了不少，只有那棵樹屹立不搖，而且據說，連一片樹葉都沒有掉下來。這真令人難以置信，可是，據說，當這一帶還沒有建造新式公寓之前，陸上颱風緊急警報聲中，總有人到樹幹上漩渦形的洞裏插一柱香呢。

那的確是一株堅固的大樹，霉黑潮濕的皮層上，有隆起的筋和縱裂的紋，像生鐵鑄就的模樣。幾丈以外的泥地下，還看出有樹根的伏脈。在夏天的太陽下挺著頸子急走的人，會像獵犬一樣奔到樹下，吸一口濃蔭，仰臉看千掌千指托住陽光，看指縫間漏下來的碎汞。有時候，的確，連樹葉也完全靜止。

於是鳥來了，鳥叫的時候，幾丈外幼稚園裏的孩子也在唱歌。

於是情侶止步，夜晚，樹下有更黑的黑暗，於是那樹，那沉默的樹，暗中伸展它的根，加大它所能蔭庇的土地，一公分一公分的向外。

但是，這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別的東西延伸得更快，柏油一里一里鋪過來，高壓線一千碼一千碼架過來，公寓樓房一排一排挨過來。所有原來在地面上自然生長的東西都被剷除，被連根拔起。只有那樹被一重又一重死魚般的灰白色包圍，連根鬚都被壓路機輾進灰色之下，但樹頂仍在雨後滴翠，經過速成的新建築物襯托，綠得很深沉。公共汽車在樹旁插下站牌，讓下車的人好在樹下從容撐傘。入夜，毛毛細雨比貓步還輕，跌進樹葉裏匯成敲響路面的點點滴滴，洩漏了秘密，很濕、也很詩。那樹被工頭和工務局裏的科員端詳過計算過無數次，任他依然綠著。

計程車像饑蝗擁來。「為什麼這兒有一棵樹呢？」一個司機喃喃。「而且是這麼老這麼大的樹。」乘客也喃喃。在車輪揚起的滾滾黃塵裏，在一片焦躁惱怒的喇叭聲裏，那一片清蔭不再有用處。公共汽車站搬了，搬進候車亭。水菓攤搬了，搬到行人能優閒的停住的地方。幼稚園也要搬，看何處能屬於孩子。只有那樹屹立不動，連一片葉也不落下。那一蓬蓬葉子照舊綠，綠得很問題。

身在此山中

王昶雄

清晨，推開窗扉，清新之氣撲人眉宇，陽光躍然而入，滿室生輝。有了窗，一間容膝斗室，便變成頂天立地的無窮大了。

遷居到這四山環抱的小屋，已快五年了。山屋雖小，卻霜露不墜，風雨攸除，那嵐色山光，更使心靈為之清爽。鄰近是從前的美軍宿舍，現已闢為山村聯誼社，有網球場、游泳池，更有寬廣的草坪，可坐可臥，別有園林情調。

從山子后的小屋慢跑到陽明公園後面的山澗，自由自在的作早操、打太極拳。陽明、大屯兩瀑布匯流出谷，谷口是石壇路峰頂橋，橋畔有洞形月門及花廊，景色幽美。

回到小屋，已是日上三竿，然後才幹起活兒來。時寫時歇的一篇小說，一拖再拖已是半年光景，直到日昨，好歹算搞出來了。脫稿時，如釋重負，又像一根繃得過緊的琴弦一般的心情，才鬆弛下來。我相信一個作家是沒有終點的，就像馬拉松賽，要有持恆的力氣，一直不斷地跑下去。寫作完全靠一股勁，有人形容得妙，那股勁消失了，就像洩了氣的皮球，蹦也蹦不起來。

午後，除了睡晌覺、有事辦事以外，看看書啦！散散步啦！美其名曰：「悠閒自得」。今午跑到法美墓園，這裡草坪如茵，視野絕佳，士林、北投一帶的近景，一覽無遺。

入夜，獨坐斗室，一邊靜聽古箏錄音帶，一邊白乾在手，默默瀏覽四壁圖書。這時，新交少至，舊雨不來，裸足袒胸，了無拘束。

翻閱書本時，我偶爾碰到一句很醒目的箴言：理想的文學家，他有求真的精神、向善的勇氣、愛美的情操。為了真，他實事求是，不作調人；為了善，他鐵肩擔道義，佛手寫文章；為了美，他沈思翰藻，纂組錦繡。統括起來，他有一顆愛心，能夠感動別人，美化世界。真是好一幅幾乎難以碰見的大文學家的寫照。

「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在山上，我從未留意過自己的歲數，一頂草笠，一條牛仔褲，是我出門時的打扮。我寄情山水，自然不慕榮利，讀書與爬山一般，致心其中，渾然忘我。我愛山之靜中有動，它靜得那麼安謐，動得那麼和諧。

相逢有樂町

陳芳明

在有樂町，我與我父親的時代不期而遇，然後又交錯而過。

這是一個長久以來就熟悉的地名，是東京市內的一個車站。山手線的電車在此靠站時，我看到了站名，竟猝然湧起一股無可名狀的愁意。我想起了父親在戰後初期的身影，還有他那時代的蕭條、寂寥與苦悶。有樂町，這個名字出現在父親常常低唱的一首歌裡。每當酒後，父親就以沈悶的聲音唱起叫做「相逢有樂町」的日本歌。我並不了解歌詞的意義，但隱約可以感覺到父是在撫慰自己的傷口，在傾瀉一股難以壓抑的情緒。我從未認真去理解他的心情，他的世界彷彿與我是隔離的。憶起父親孤獨坐在夜晚的後院淺斟低酌，偶爾便吟著日本歌謠，那份情景至今仍然使我感到心痛。

有樂町，於我是不快樂的。看到了站名，好像車廂又帶我穿過了時光隧道，回到蒼白的、青悒的一九五〇年代。「相逢有樂町」的歌聲，恍惚中又在深夜的何處悠然傳來。午夜的車聲，敲打著靜了的、甜睡著的東京市街。有樂町車站外的街燈，輕染著一份淒迷，也夾雜著一份召喚。年輕時代的父親，是不是也懷抱著愁情，走過同樣的街燈之下？

長大以後，我才知道「相逢有樂町」，是一首戀愛中男人的情歌。歌詞甜美，也帶著憂鬱。起首的兩句是：如果等你的話，雨就下了……

經過有樂町時，正值午夜。車窗外並沒有雨水，吹進來的是沁涼的、微濕的夜風。我可以看見車前伸長的鐵軌。在遠處燈光的投射下，閃爍著兩條平行的、烏亮的鐵軌。倘若我與父親在有樂町相逢，他會把年輕時代的心情告訴我嗎？而我，能夠理解他的時代與他的世界嗎？

父親，是我最早的「日本接觸」。他是在殖民地受教育的，談話中，臺語與日語交互使用。對孩子的管教，他總是毫不遲疑以鞭子毒打；喝斥的聲音，儼然在指揮軍隊一般。如果這可以稱為我的「日本接觸」，那實在是不快的，而且近乎恐懼。然而，父親也有他感性的一面。他酷嗜帶孩子遠行，以旅途中之所見來增加我的知識與常識。我之所以能夠較其他兒時的同伴有更多的旅行經驗，純然是父親帶給我的。

我並不清楚，父親對日本是否懷有眷戀？對於世事政治，他絕口不談。他的時代，無疑是充滿窒息、找不到出口的年代。

溫州街到溫州街

林文月

車轉入溫州街十八巷時，遠遠便望見臺先生已經站在門口等候著。由於我小心慢駛，又改道耽誤時間，性急的臺先生大概已等候許久了吧？十八巷內兩側都停放著私家小轎車，我無法在只容得一輛車通行的巷子裡下車，故只好將右側車門打開，請臺先生扶鄭先生先行下車，再繼續開往前面去找停車處。車輪慢慢滑動，從照後鏡裡瞥見身材魁梧的臺先生正小心攏扶著清麗而微儂的鄭先生跨過門檻。那是一個有趣的形象對比，也是頗令人感覺溫馨的一個鏡頭。臺先生比鄭先生年長四歲，不過，從外表看起來，鄭先生步履蹣跚，反而顯得蒼老些。

待我停妥了車子，推開虛掩的大門進入書房時，兩位老師都已端坐在各自適當的位置上了——臺先生穩坐在書桌前的藤椅上，鄭先生則淺坐在對面的另一張藤椅上。兩人夾著一張寬大的桌面相對晤談著；那上面除雜陳的書籍、硯臺、筆墨，和茶杯、煙灰缸外，中央清出的一塊空間正攤開著《清畫堂詩集》。臺先生前前後後地翻動書頁，急急地誦讀幾行詩句，隨即又看看封面看看封底，時則又聲音宏亮地讚賞：「哈啊，這句子好，這句子好！」鄭先生前傾著身子，背部微駝，從厚重的鏡片後瞧起雙眼盯視臺先生。他不大言語，鼻孔裡時時發出輕微的喀噭喀噭聲。那是他高興或專注的時候常有的表情，譬如在讀一篇學生的佳作時，或聽別人談說一些趣事時；而今，他正十分在意老友臺先生對於他甫出版詩集的看法。我忽然完全明白了，古人所謂「奇文共欣賞」，便是眼前這樣一幕情景。

我安靜地靠牆坐在稍遠處，啜飲杯中微涼的茶，想要超然而客觀地欣賞那一幕情景，卻終於無法不融入兩位老師的感應世界裡，似乎也分享得他們的喜悅與友誼，也終於禁不住地眼角溫熱濕潤起來。

日後，臺先生曾有一詩讚賞《清畫堂詩集》：

千首詩成南渡後，精深雋雅自堪傳。

詩家更見開新例，不用他人作鄭箋。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

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通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

小太陽

林良

這個小小的第三者，似乎一生下來就得到父母的鍾愛，在她囁著小嘴唇甜蜜睡覺的時候，在她睜開烏黑的眼睛凝視燈光的時候，在我們發現她臉上有顆小黑痣的時候，那種生活的溫馨！

但是她也給我們帶來現實的生活問題。她的小被窩裡好像有一部小印刷機，印出一份一份淺黃深黃潮溼溫和的尿布。我們一份一份接下來，往臉盆裡扔。因此，阿釧的眉頭皺了，阿釧的胳膊酸了，阿釧的脾氣壞了。她的印刷機使我們的臨時佣人吃不消了。

我們的臥室開始有釘鎚的響聲，鐵絲安裝起來了，一道，兩道，三道，四道，五道，六道。她的尿布像一幅一幅雨中的軍旗，聲勢浩大的掛滿一屋。我們在尿布底下彎腰走路。鄰居的小女孩來拜訪新妹妹，一擡頭瞧見那空中的迷魂陣，就高興得忘了來我家的目的。書桌的領空也讓出去了，我這近視的寫稿人，常常一個標點點在水上，那就是頭上尿布的成績。

一切都在改變，而且改變得那麼快。我們從前那種兩部車子出門，兩部車子回家的公務員生活樂趣被破壞了，但是我們卻從另一方面得到了補償。我們可以捏捏嬰兒的小手，像跟童話裡的仙子寒暄，可以撫摸她細柔漆黑的髮絲，可以看她在澡盆裡踩水像一個小青蛙，可以在她身上聞到嬰兒所專有的奶香味，在她那一張甜美的小臉兒前面，誰還去回憶從前的舊樂趣？

這小嬰兒會打鼾，小嗓子眼兒裡咕嚕咕嚕響。她吃足了奶會打嗝，會伸個懶腰打呵欠，還會打噴嚏。我們放在床頭的育嬰書上說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們享受她給我們的一切聲音，這聲音使我們的房間格外溫暖。我們偷看她安靜時候臉上的表情，這表情沒有一絲愁苦的樣子。

她佔用我們的半張床，但是我們多麼願意退讓。她使我們半夜失眠，日間疲憊不堪。我們卻覺得這是人間最快樂的痛苦，最甜蜜的折磨，但願不分晝夜，永遠緊擁她懷裡！

窗外冷風淒淒，雨聲淅瀝，世界是這麼潮溼陰冷，我們曾經苦苦的盼望著太陽。但是現在，我們忘了窗外的世界，因為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小太陽了。小太陽不怕天上雲朵的遮掩，小太陽能透過雨絲，透過尿布的迷魂陣，透過愁苦靈魂堅硬的外殼，暖烘烘照射著我們的心。

我多麼願意這麼說：我們的小太陽不是我們生活的負擔，她是我們人生途中第一個最惹人喜愛的友伴！

秋日的聲音

王家祥

對於一年生的草本植物而言，秋天是全力盛裝正視死亡的美麗季節。秋天的雲最短暫，秋天的欲望最少，秋天最接近死亡，秋天是生命覺醒和改變的最佳季節；所以秋天一點也不憂鬱，秋天無歡亦無悲，清明爽朗。秋天的聲音細緻內斂，難以傾聽。

漢人曆法中九月是秋天的開端，正是西南海岸的平埔族釋放向魂的開向祭舉行之際；所謂向魂指的是大地上一切的魂靈。西拉雅人以月亮的陰晴圓缺謹記奉祀祖先阿立的儀式要月月遵行，永傳後世。西拉雅人以身體髮膚的感受和眼觀萬物遞嬗輪替來判斷節氣與四季的律動。因此安慰向魂的祭典舉行之際，雖已是漢人曆法中白露之後，霜降之前的秋分，在古稱倒風內海的西南海岸野原上仍是獵鹿人赤身裸體的夏季，暑氣依舊逼人。只有敏感的伊尼卜司（女巫）必細心注意節氣的變化，在早晨的露水漸漸增多轉寒之後，直到降霜於田野之前的那段陰晴圓缺，便是決定安慰向魂的時機了。記得將壺中鎮壓向魂的伊尼青葉（澤蘭）從向水裡拿開，釋放被禁閉整個春夏的魂靈們回到世間優游。

魂靈們在秋天群起回到世間優游的聲音我們聽不見，那是生命死亡後的聲音。生命發生的聲音有些是聽不見卻看得見的，某些聲音可以在心中滋長，甚至變得很喧囂，耳畔卻沒有任何聲響；只有西拉雅的女巫聽得見向魂渴望秋天的聲音吧！相信魂靈們繼續在世間遊蕩的聲音從來不曾離去，西拉雅人於田野上響起的賽戲祭歌在秋天卻逐漸消失了！我們在臺灣古文獻上聽見的獵鹿人奔馳在疏林草原的聲音已成絕響！看見的秋日祭歌已經不在公廨廣場上回盪悠揚！

西拉雅人知道，秋日草野的氣息真正來臨是從霜降之後，粟米成熟的那個月圓之夜；在那一夜要舉行祖先阿立誕辰的狂歡夜祭；粟米總在夏天拼命成長，秋天收成。從夜祭之後便是真正的秋天了！那是漢人曆法小雪以後的十月十五日，草木開始枯黃蕭瑟，鹿群必須集體遷移南下，尋找尚未枯死的青草與耐寒的新葉，也是獵人們群集出動，在草野上圍獵鹿群的時節。

那是四百年前的秋天臺灣原野典型的聲音：鹿群踏動大地，獵人放火燎原。野火吞沒枯黃草木的猛暴巨響，已經驅趕驚惶奔走的鹿群從草原深處竄出，迎面撞上狂呼吶喊，手持標槍的獵人許多世代了；數百年前秋天原野上的生態一直維持如此生與死的平衡；草原靠大火重生，卸去枯死的屍體，待明年春雨後新生，鹿群需要新生的草原，而放火的獵人需要繁衍不斷的鹿群；直到漢人入侵將疏林草原開墾，這些聲音變得久遠而不再響起。

荖濃溪畔的六龜

劉克襄

冬初時，前往六龜旅行，是而去圓夢的：因為在台灣自然誌的光譜中，六龜是最亮的一顆。

我隨身攜帶了兩個背包。小背包掛在肩上，裡面擺著地圖、衣物、望遠鏡和鳥類圖鑑，輕盈而無負擔；大背包卻扛在心上，存藏著百年來各類有關六龜地區的自然人文，沉重得難以負荷。

凌晨，我和同事小曾從台北南下，抵達六龜時，正逢清晨的霧雨，這是欣賞六龜的好時機。陰雨的六龜曾被譽為台灣的桂林。一百年前，英國攝影家湯姆生扛著笨重的攝影器材，抵達荖濃溪西岸，仰望十八羅漢山時，就如此讚歎：「二百公尺高的連續險岸聳然壁立，俯瞰著乾河床，成為筆墨難以形容的迷人風景。」；「世界上已難有一地，能指望比台灣的自然環境更好了。」荖濃溪源自北邊的玉山，穿越我們島上最晚探勘的南玉山區，流經這裡時，將大地劃分成二個世界。百年前，東岸仍然是布農族的國土，西岸到月世界的惡地形才散居著平埔族，與漢人混居。但百年後，走在六龜的街上，誰是平埔族的後裔已難辨識。溫馴、誠實的平埔族早被漢人同化，對岸的布農族也遷移了，部落舊址杳然無存。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旅行方式。我們搭乘這世紀對自然最具威脅性的交通工具——汽車，帶著透過車窗所擁有的、了無意義的地理印象，輕易渡橋；然後，換搭林試所的吉普車，前往十五萬分之一地圖仍然沒有登記的南鳳山。地圖上雖然沒有姓名，南鳳山可是小巨人，海拔高達一千七百公尺。頂峰旁的小屋，像隻赤腹山雀般，小巧地偎在它的肩上。今晚，我們準備在那裡與森林過夜，明晨再翻山去扇平。

鳥畫家何華仁，戴著野鳥學會的迷彩帽，站在一座小橋，等候我們。瘦小的他，才在六龜蟄居一年，如今卻是最熟悉這裡動物地理相的人。過了橋，吉普車吃力地爬上陡坡，顛簸地穿過濃霧的林間小道。

車上，除了司機，我們三位旅行人，還載著兩天的口糧：粗麵、麵筋、瓜子肉罐頭。台灣的山上已有太多垃圾，隨身只帶這些吃的東西，夠了。

吉普車穿過山黃麻的山麓，進入台灣杉的世界；我們正經過典型的台灣中海拔。日子入秋，檸檬桉正要嘩然落葉，仍有其他草木勇健地迎向寒冬的天空。每處山坡都有裡白蔥木傲然盛開的金黃圓椎花叢、山芙蓉熱烈綻放的粉紅花蕊，它們使入冬的山有朝氣蓬勃的錯覺。南部的森林大抵是這樣，總覺得少了一個冬天。

繁華散盡

廖玉蕙

在四濺的水花中，往事歷歷，掠上心頭。我想起小時候通學，上下學都得行經父親上班的鄉公所旁。常常下課後，筋疲力竭，便轉進爸爸的辦公室，等他下班，用腳踏車送我回去。父親的同事，不拘老小，見了我必高聲大喊：

「嗨！天送兄，你那撒嬌女兒來了。」

父親總是喜孜孜的迎上來，幫我提過沉重的書包。當時，我那身淺藍襯衫、深藍褶裙的臺中女中制服想是給父親帶來許多榮耀的，畢竟鄉下地方，能考上臺中一流的女中的，是鳳毛麟角。我每回去，他總是講話特別大聲，動作特別誇大，故意問我考試成績如何，而當時正值叛逆期的我，總是故意不讓他的虛榮得逞。父親是極珍愛我們父女同騎腳踏車，碾過長長的歸途的那段時光的，而我，其實手攬著父親清瘦的腰身，也為著有這麼位玉樹臨風般的父親而感到無限快樂。然而，我卻緊緊抓住父親掩飾不住的弱點，當他熱切的問我：

「明天，還來辦公室等我嗎？」

我總是矯情地拿喬，故作猶豫地說：

「不一定啦！明天再看看！」

當年那種對擁有父親全然的寵愛的自信滿滿的模像，想來亦正是得自父親的遺傳吧！

當我大學畢業後，開始做事賺錢，父親一直走在前頭引領我前進。當我還是助教時，他已向外宣稱女兒擔任講師，研究所剛畢業任講師，他馬上主動幫我升等為副教授，我一路追趕不及，有時也不免停在路邊喘息埋怨。然而，小時候愛臉的我，不也曾因父親初中的學歷不夠光彩，而幾度向同學們宣稱父親是高級中學畢業嗎？有一回，甚至差一點偽造文書，在學校發下的表格上父親的「職務」欄內，主動為他升級為「課長」，只為嫌棄小小「課員」，在同學間擁有顯赫頭銜的爸爸群裡，實在太過寒磣。二十多年的歲月飛逝，昔日看不破虛名的小女兒在水深浪闊的十里紅塵中翻滾浮沉過後，已逐漸領悟素樸澹定的丰采，反倒踽步蹣跚的老父卻回首眺望繁華虛幻的海市蜃樓。

風霧器裡，終於再也擠壓不出任何水花。我頹然放下，跌坐在祭壇前的泥地上，和父親四目相視。人人都說兄弟姊妹中，我長得最像父親，長臉孔、挺鼻梁、薄脣、尖下巴，他們看到的是容貌，我知道的卻是看不見的心思，自小我便是父親如影隨形的小跟班。如今，形之不存，影將安附？

無關歲月

蔣勳

在父母的觀念中，過年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民國四十年許，我們從大陸遷臺，不僅保留了故鄉過年的儀節規矩，也同時增加了不少本地新的習俗；我孩童時代的過年便顯得異常熱鬧忙碌。

母親對於北方過年的講究十分堅持。一進臘月，各種醱臘風乾的食物，便用炒過的花椒鹽細細抹過，浸泡了醬油，用紅繩穿掛了，一一吊曬在牆頭竹竿上。用土罈封存發酵的豆腐乳、泡菜、糯米酒釀，一缸一甕靜靜置於屋簷角落。我時時要走近去，把耳朵俯貼在罐面上，彷彿可以聽到那平靜厚實的穩重大缸下醞釀著美麗動人的聲音。

母親也和鄰居本地婦人們學做了發粿和閩式年糕。

碾磨糯米的石磨現在是不常見到了。那從石磨下汨汨流出的白色米漿，被盛放在洗淨的麵粉袋中，紮成飽滿厚實鼓鼓的樣子，每每逗引孩子們禁不住去戳弄它們。水分被擠壓以後凝結的白色的米糕，放在大蒸籠裡，底下加上徹夜不熄的熾旺的大火，那香甜的氣味，混雜著炭火的煙氣便日夜彌漫我們的巷弄。放假無事的孩童，在各處忙碌的大人腳邊鑽竄著，驅之不去，連那因為蒸年糕而時常引發的火警、消防車噚噚趕來的急迫和匆促，也變成心中不可解說的緊張與興奮。

早年臺灣普遍經濟狀況並不富裕的情況下，過年的確是一種興奮的刺激，給貧困單調的生活平添了一個高潮。

在忙碌與興奮中，也夾雜著許多不可解的禁忌。孩子們一再被提醒著不准說不吉祥的話。禁忌到了連同音字或一切可能的聯想也被禁止著，單方面的禁止孩子，便不生什麼實際的效果，母親就乾脆用紅紙寫了幾張「童言無忌」，四處張貼在我們所到之處。

母親也十分忌諱在臘月間打破器物，如果不慎失手打碎了盤碗，必要說一句：「歲歲平安。」

這些小時候不十分懂，大了以後有一點厭煩的瑣細的行為，現回憶起來是有不同滋味的。

遠離故土的父母親，在異地暫時安頓好簡陋的居處，稍稍歇息了久經戰亂的恐懼不安，稍稍減低了一點離散、饑餓、流亡的陰影，他們對於過年的慎重，他們許多看來迷信的禁忌，他們對食物刻意豐盛的儲備，今天看來，似乎都隱含著不可言說的辛酸與悲哀。

杏黃月

張秀亞

杏黃色的月亮在天邊努力的爬行著，企望著攀登樹梢，有著孩童般的可愛神情。

空氣是炙熱的，透過紗窗——這個綠色的罩子，室中儲蓄了一天的熱氣猶未散盡，電扇徒勞的轉動著。桌上玻璃缸中的熱帶魚，活潑輕盈的穿行於纖細碧綠的水藻間，鱗片上閃著耀眼的銀光，——這是這屋子中唯一出色的點綴了，這還是一個孩子送來的，他的臉上閃爍著青春的光彩，將這一缸熱帶魚放在桌子上：「送給你吧！也許這個可以為你解解悶！」

魚鱗上的銀光，在暮色中閃閃明滅，她想，那不是像人生的希望嗎？閃爍一陣子，然後黯然了，接著又是一陣閃光……，但誰又能說這些細碎的光片，能在人們的眼前閃爍多久呢？

杏黃月漸漸的爬到牆上尺許之處了，淡淡的光輝照進了屋子，屋子中的暗影挪移開一些，使那冷冷的月光進來。

門外街上的人聲開始嘈雜起來，到戶外乘涼的人漸漸的多了，更有一些人湧向街口及更遠的通衢大道去，他們的語聲像是起泡沫的沸水，而隔了窗子，那些「散點」的圖案式的人影，也像一些泡沫：大的泡沫、小的泡沫，一些映著月光的銀色泡沫，一些隱在黝暗中的黑色泡沫，時而互相的推擠著，時而又分散開了，有的忽然變大了，閃著亮光，有的忽然消失了，無處追尋。

忽然有個尖銳而帶幾分嬌慵的聲音說：「月亮好大啊，快照到我們的頭頂上了。」接著是一陣伴奏的笑聲，蒼老的，悲涼的，以及稚氣的，近乎瘋狂的：「你怕月亮嗎？」玻璃缸中的熱帶魚都游到水草最密的方向去了。街上的嘈雜的人語聲、歡笑聲暫時沉寂了下來。誰家有人在練習吹簫，永遠是那低咽的聲音，重複著，重複著，再也激揚不起來了。月亮也似仍在原來的地方徘徊著，光的翅膀在到處撲飛。門外像有停車的聲音，像是有人走到門邊……她屏止呼吸傾聽著。那只是她耳朵的錯覺，沒有車子停下來，也沒有人來到門前，來的，只有那漸漸逼近的月光。

月光又更亮了一些，杏黃色的，像當年她穿的那件衫子，藏放在箱底的已多久了呢，她已記不清了。

沒有開燈，趁著月光她又將桌子上的那封老同學的信讀了一遍，末了，她的眼光落在畫著星芒的那一句上：「我最近也許會在你住的地方路過，如果有空也許會去看看你。」也許……也許……她臉上的笑容，只一現就閃過去了，向那些熱帶魚的鱗片，倏忽一閃，就被水草遮蔽住了。

水草！是的，她覺得心上在生著叢密的水草，把她心中那點閃光的鱗片，那點希望都遮住了。

吃相

梁實秋

喝湯而不准吮吸出聲是外國規矩，我想這規矩不算太苛，因為外國的湯盆很淺，好像都是狐狸請鷺鷥吃飯時所使用的器皿，一盆湯端到桌上不可能是燙嘴熱的，慢一點灌進嘴裏去就可以不至於出聲。若是喝一口我們的所謂「天下第一菜」口蘑鍋巴湯而不出一點聲音，豈不強人所難？從前我在北方家居，鄰戶是一個治安機關，隔著一堵牆，牆那邊經常有幾十口子在院子裏進膳，我可以清晰的聽到「呼嚕，呼嚕，呼——嚕」的聲響，。他們是在吃炸醬麵。

餐桌的禮儀要重視，不要太重視。外國人吃飯不但要席正，而且挺直腰板，把食物送到嘴邊。我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要維持那種姿勢便不容易。我看見過一位女士，她的嘴並不比一般人小多少，但是她喝湯的時候真能把上下唇撮成一顆櫻桃那樣大，然後以匙尖觸到口邊徐徐吮飲之。這和把整個調羹送到嘴裏面去的人比較起來，又近於矯枉過正了。

人生貴適意，在環境許可的時候是不妨稍為放肆一點。吃飯而能充分享受，沒有什麼太多禮法的約束，細嚼慢嚥，或風捲殘雲，均無不可，吃的時候怡然自得，吃完之後抹抹嘴鼓腹而遊，像這樣的樂事並不常見。我看見過兩次真正痛快淋漓的吃，印象至今猶新。一次在北京一片道地的小吃館。棉簾啓處，進來了一位趕車的，即是趕轎車的車夫，辮子盤在額上，衣襟掀起塞在褡布底下，大搖大擺，手裏托著菜葉裹著的生豬肉一塊，提著一根馬蘭繫著的一撮韭黃，把食物往櫃臺上一拍：「掌櫃的，烙一斤餅！再來一碗燉肉！」等一下，肉絲炒韭黃端上來了，兩張家常餅一碗燉肉也端上來了。他把菜餚分為兩份，一份倒在一個餅上，把餅一卷，比拳頭要粗，兩手扶著矗立在盤子上，張開血盆巨口，左一口，右一口，中間一口！不大的功夫，一張餅下肚，又一張也不見了，直吃得他青筋暴露滿臉大汗，挺起腰身連打兩個大飽嗝。

又一次，我在青島寓所的後山坡上看見一群石匠在鑿山造房，晌午歇工，有人送飯，打開籠屜熱氣騰騰，裏面是半尺來長的酸面蒸餃，工人蜂擁而上，每人拍拍手掌便抓起餃子來咬，餃子裏面露出綠韭菜餡。又有人挑來一桶開水，上面漂著一個瓢，一個個紅光滿面圍著桶舀水吃。這時候又有挑著大蔥的小販趕來兜售那像甘蔗一般粗細的大蔥，登時又人手一截，像是飯後進水果一般。上面這兩個景象，我久久不能忘，他們都是自食其力的人，心裏坦蕩蕩的，餓來吃飯，取其充腹，管什麼吃相！

父土

陳黎

我從小大概就是一個自以為是，自行其是的人。自以為我就是我的家教，不需要父母管我，也不太覺得他們對我有什麼影響。我跟他們在同一個屋頂下生活了三十年，近十多年來雖然沒有同住一處，但住的地方相距不到五百公尺。我只有在寫作、閱讀或看「小耳朵」節目遇到有問題的日文資料時，才會想到我的父親，請他幫我翻譯一下，雖然他未必真懂。我懂就好，我總這樣以為，他只要當我的字典或翻譯機就好，在我需要時。所以我記得十行紙上他幫我做的那些片段、零散的翻譯。記得有事要上台北，找不到人載我到火車站時，會打電話叫他來載我。七十多歲的他騎著他的機車載著四十多歲的我。機車波、波、波的走著，我坐在後面，戴著他帶來的安全帽，他坐在前面，不時吐出一些話語。那些話語飄散在風中，隔著安全帽，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說什麼。我喔、喔的敷衍著。到了車站，我下車，拿下安全帽，交給他收好，他似乎還想要跟我說什麼。我走向車站，說回來時有需要再跟他聯絡。

我不知道他和我的世界有什麼要聯絡。

退休後在家，他常說要寫回憶錄。我想寫就寫嘛，反正閒著沒事。前些時候他花了一些時間編寫了一本《我們的家族》，還託人打字，影印成冊，送給他的弟妹們。二十頁影印紙記錄了我祖父母以及外曾祖母的生平大事，敘述了家族由宜蘭遷來花蓮的經過，並且把他兄弟姊妹各家庭成員的資料羅列在內，還附一張陳家祖先在宜蘭礁溪龍潭公墓內的墓碑位置圖。

我幫他校對了一下文稿和圖稿。我當然不會去掃那些墳墓。根據我父親所記，這個家族日據時代祖居地乃在臺北州宜蘭郡宜蘭街宜蘭字乾門一四五番地，即今日宜蘭市內。由今日礁溪鄉福嚴護國禪寺北側小道路右邊樹林第三棵樹進去可看到一「山東盧墓」，再進去即可找到我的曾曾祖母與曾祖母之墓。在護國禪寺前面的公路北行右轉可到一小山丘，上有我曾曾祖父與曾祖父之墓，墓碑上橫寫「南靖」，直寫「顯考清山 阿喜 陳公之墓」，我的父親註解說清山是他曾祖父之名，阿喜則為其祖父，日據時代戶籍資料記載名為陳甚，可能光復後誤錄為阿喜。陳甚也好，阿喜也好，不管喜不喜歡，他就是我的曾祖父。

嚴母

吳晟

遠在花蓮警界工作的弟弟，每隔幾個月回來一次。每次回來，母親就會管這管那，告誡他要清廉、要正直……如果弟弟頭髮過長，母親就會催他去理髮，催不動，便親自帶著他去村中的理髮店，非要弟弟理平頭不可，弟弟常苦笑著說：想要跟一下流行都不行。而母親說：自己不能管好自己，怎麼管別人？

父親去世之前，母親每天只顧辛勤的工作，悉心照顧我們的生活。父親去世後，母親兼起父職，雖然一個大字也不認識，對我們生活上的照顧，仍悉心如昔，但對我們的管教，卻比父親更加嚴格。母親說：失去父親的孩子，更要知道上進，你們如果有誰學壞了，我怎麼對得起你們死去的父親。

父親去世後隔一年。大哥在美國獲得碩士學位，回來帶大嫂和姪女赴美，第一天就當著來探望大哥的親友面前，挨了母親不少的訓斥，從大哥不男不女的長頭髮，唇邊留派頭的鬍子，訓到抽香煙，大哥聽著訓斥，一句話也不敢吭聲，只是訕訕的苦笑，隔天便趕緊去將頭髮剪短，短髭刮掉，在家幾天，當然不敢再當著母親的面，大大方方抽煙了。

最令母親操心的，還是弟弟。弟弟的個性比較好勇倔強，照他自己說，是富有正義感，好打抱不平。父親去世時，正是他初中踏上高中的階段，情緒極不平穩。住宿在外，常和一些所謂的不良少年混在一起，成群結黨，打架滋事，甚至和老師爭吵，一個學校轉過一個學校。

起初，我們都唯恐母親傷心，將弟弟的行為瞞藏起來，儘管多麼憂慮，只能暗中勸導他，但這時弟弟正年輕氣盛，誰的話也聽不進去，我所能做的，只是一次一次供應他的費用，替他辦轉學，說盡道理給他聽。

直到有一年春節，堂弟和村中少年發生爭吵而挨揍，弟弟竟拿出藏在他夥伴家的木刀，去找對方算帳。因為是在村中，事情也鬧得太大了，怎能再瞞住母親？但也幸好讓母親知道了，及時出面制止，才未演成嚴重的後果。

事後聽弟弟的夥伴說，弟弟常告訴他們，全天下他誰都不怕，就是怕母親，怕母親傷心。前面一句話，當然是逞英雄的少年口氣，後一句卻是實在話。我們既然知道了弟弟最怕母親，勸他不聽時，便以「告訴母親」來警告他不可再遊蕩生事，要專心向學，而母親自這件事後，非常痛心，常抽空去弟弟租住的地方看一看，對我們的管束，更不放鬆，弟弟也逐漸收斂了他的野性，才能完成高中學業。

我們全家搬到杭州以後，母親不必忙廚房，而且許多時候，父親要她出來招呼客人，她那尖尖的螺絲髻兒實在不像樣，所以父親一定要她改梳一個式樣。母親就請她的朋友張伯母給她梳了個鮑魚頭。在當時，鮑魚頭是老太太梳的，母親才過三十歲，卻要打扮成老太太，姨娘看了只是抿嘴兒笑，父親就直皺眉頭。我悄悄地問她：「媽，你爲什麼不也梳個橫愛司髻，戴上姨娘送你的翡翠耳環呢？」母親沈著臉說：「你媽是鄉下人，那兒配梳那種摩登的頭，戴那講究的耳環呢？」

姨娘洗頭從不揀七月初七。一個月裏都洗好多次頭。洗完後，一個丫頭在旁邊用一把粉紅色大羽毛扇輕輕地扇著，輕柔的髮絲飄散開來，飄得人起一股軟綿綿的感覺。父親坐在紫檀木棍床上，端著水煙筒嘆嘆地抽著，不時偏過頭來看她，眼神裏全是笑。姨娘抹上三花牌髮油，香風四溢，然後坐正身子，對著鏡子盤上一個油光閃亮的愛司髻，我站在邊上都看呆了。姨娘遞給我一瓶三花牌髮油，叫我拿給母親，母親卻把它高高擋在櫥背上，說：「這種新式的頭油，我聞了就反胃。」

母親不能常常麻煩張伯母，自己梳出來的鮑魚頭緊繃繃的，跟原先的螺絲髻相差有限，別說父親，連我看了都不順眼。那時姨娘已請了個包梳頭劉嫂。劉嫂頭上插一根大紅籤子，一雙大腳丫子，托著個又矮又胖的身體，走起路來氣喘呼呼的。她每天早上十點鐘來，給姨娘梳各式各樣的頭，什麼鳳凰髻、羽扇髻、同心髻、燕尾髻，常常換樣子，襯托著姨娘細潔的肌膚，娘娘婷婷的水蛇腰兒，越發引得父親笑眯了眼。劉嫂勸母親說：「大太太，你也梳個時髦點的式樣嘛。」

母親搖搖頭，響也不響，她噘起厚嘴唇走了。母親不久也由張伯母介紹了一個包梳頭陳嫂。她年紀比劉嫂大，一張黃黃的大扁臉，嘴裏兩顆閃亮的金牙老露在外面，一看就是個愛說話的女人。她一邊梳一邊嘰哩呱啦地從趙老太爺的大少奶奶，說到李參謀長的三姨太，母親像個悶葫蘆似的一句也不搭腔，我卻聽得津津有味。有時劉嫂與陳嫂一起來了，母親和姨娘就在廊前背對著背同時梳頭。只聽姨娘和劉嫂有說有笑，這邊母親只是閉目養神。陳嫂越梳越沒勁兒，不久就辭工不來了，我還清清楚楚地聽見她對劉嫂說：「這麼老古董的鄉下太太，梳什麼包梳頭呢？」我都氣哭了，可是不敢告訴母親。

討海人

廖鴻基

阿山更年輕，不到三十。他什麼魚都抓，放網、放釣、潛水……他用大部分時間待在海上，好像他擁有可能揮霍的無窮青春和體力。

很少看他穿衣服，不管在海上或是岸上，整個夏天他就只穿一條黑色短褲。他的頭髮像雄的鬃鬚，好像泡了太多海水，老是蓬鬆鬆張舉著。

有一陣子，阿山發現魚販攤子擺著他捕抓的一條魚，魚的售價是他在魚市場拍賣所得的一倍多。阿山他說：「哼——自己來賣。」他去整理了一輛小貨車，學魚販在貨車上糊造一個纖維魚箱，他抓到的魚不再拿去魚市場拍賣，都和碎冰一起裝進這個大箱子裡。車子開到市場路邊，幾個保利龍盒子地上一擺，學著吆喝叫賣起來：「吆——自己抓的，無青免錢」他打赤膊賣魚，曬成赤褐色的皮膚和海水泡太久的頭髮總讓我感覺，他不像個魚販。

生意聽說不錯，但只那麼一陣子後，再看到他時，他貨車上的大魚箱已經拆走。不知道為什麼，他收攤不再賣魚。

有一次在碼頭卸魚碰到他，他忙著把一簍簍齒鯉從船上搬上碼頭。那天，齒鯉豐收，魚價摔跌到二十元一斤，漁船排隊在碼頭邊搖晃，猶豫著該如何處理滿艙的漁獲。海湧伯叫住阿山：「阿山，擺下去自己賣，又不是沒賣過魚。」

「啊——那要拜託人來買，拜託人的事不適點我啦。」阿山搔著後腦，還是把一簍簍魚籃拖進拍賣場，「二十元就二十元嘛！」他回頭對海湧伯苦笑著。我常看到他潛水幫別艘船割除攬纏在槳葉上的繩纜，港口的討海人都知道，他只要被拜託從來都是俐落爽快的答應，但是，他硬是不肯低聲下氣拜託岸上的人來買他親手捕抓的魚。聽說他曾經和買魚的人吵了一架，只因為買魚的人嫌他的魚不好。

生活中的一種修行

潘文山

前幾天一位朋友來訪，因她長時間都在花蓮很難得有機會回台北，於是我就撥了一天的時間陪伴她。我原本認為她是公事煩悶才上台北找朋友透透氣，但基於隱私權我並沒有刻意探詢她來台北的用意。一路上我一直找機會開導她、鼓勵她，並且還和她說了一些佛教因緣等話題，但她始終是心事重重。

直到晚上吃飯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很困惑不知道如何決定，我問她可否讓我知道困惑的原因？她淡淡的笑著說：謝謝我一路上的安慰。原來，公司突然要調她回台北，她覺得非常不習慣也捨不得花蓮的朋友。

她的一番話突然讓我感覺到原來自己在成見之中，自我的觀念很重，真是謝謝她。

送她到機場後，我搭乘一部計程車，並且說明要去的地點。司機問我：「要走最短的路，還是走最快的路？」我當時不解的說：「最短的路不就最快的路嗎？」司機很專業的回答：「當然不是。現在是下班的時間最短的道路會塞車，所以可能要用比較長的時間。如果你趕時間，不妨繞一點路避開堵塞，反而會早點到。」

這時除了讚賞司機的專業外，同時也再次提醒自己，看待事情絕對不能只看表面，陷於假象，任何事情都有它的道理所在。今天一整天的體會是珍貴的，我想生活中的人都，或多或少都有一個習慣，就是面對事情總是喜歡用自己的觀念去解釋。不過話又說回來：生活中每一件發生的事情，都是在提醒自己找到不足，修正過於執著的觀念，這也算是生活中的一種修行。

石磨

馮輝岳

隔壁的叔婆搬到街上住，她把空屋租給一個叫阿滿的人，我們都稱他滿哥。滿哥從南部搬來，鑲著一口金牙，個兒瘦瘦小小的。他們夫婦以賣豆腐為業，每天一大早，就挑著熱騰騰的豆腐，在村頭村尾叫賣。

「買豆腐呵——買豆腐呵——」

滿哥的聲音不但宏亮，而且傳得很遠，村婦聽見了，紛紛端著盤子站在門等候。有時候，他也挑到別村去賣。滿哥做的豆腐又嫩又香，全村子的人都知道。

我看過滿哥磨豆子，他雖然長得瘦小，胳膊卻很粗壯。滿哥手握推把，兩腳前弓後箭平穩的推著，石磨嚕嚕轉動，白色的豆汁汨汨流出。每當石磨轉過三四圈，滿嫂就舀一勺豆子倒入石孔。那一座石磨好像特別大，圓滾滾的，表面十分光滑。有一天，我去他家買豆腐，經過磨坊，我使勁推石磨一把，它，竟然一動也不動。

我的房間和磨坊只隔著小小的後院。睡夢中，我經常聞到淡淡的豆香。做豆腐的人家可真辛苦，三更半夜就得起來磨豆子，做豆腐。不過，上午做完生意，下午滿哥說閒著了。

滿哥真好心，常常把一桶一桶的豆渣，送給我家的大豬吃。黃豆營養多，那一陣子，圈裡的大豬長得特別肥壯。在我家隔壁住了五年，滿哥就回南部耕田了。那一座笨重的石磨，因為搬運不便，滿哥很便宜的賣給父親。記憶裡，母親只用它磨過一次米漿。現在，它仍完好的擺在我家後院，歲月的風雨並沒有剝蝕它的顏面。它，靜靜的躺在那裡，好像在懷念那段磨豆子的時光。

白雲天

蕭蕭

我們不會畫畫，所以我們都很好奇，畫家的第一筆到底畫在那裡？

面對一張白紙，就我們來說，好像面對一片廣漠的荒野，我到底要如何舉起左腳或右腳，這一腳到底要輕輕或者重重放在何處？實在是頗費思量。一張白紙，比一片荒野還荒，荒野上還可能有些自生自滅的植物、屍骸、岩塊、灰塵，任我們的心神去依附、去延伸、去聯繹；一片茫茫的虛空卻以無限的寂靜回望我，那樣的寂靜，即使傾一生所有的銳氣盡力一呼，也聽不到回聲，聽不到回聲的一張無辜的白紙，著實令人恐慌。

面對空，

真的不知道如何著色。

面對無，

恐怕也不知道如何著力。

每次望著遠天，天只是一逕藍著他的藍，我免不了會問自己：這時，畫家的第一筆到底要畫上什麼？

如果是我，也許就是幾片薄薄的雲，隨意飄著，無心無肝地飄著，閒閒，飄著。這樣的藍天，似乎就有了一息生意。淡淡的白雲天，彷彿才是真實的人生。既是明鏡，總要惹些塵埃啊！

在開往輔大的校車上，潔白的椅套總印著這樣的句子：「讓陽光普照你所有的日子，讓花朵開滿你人生的旅程。」是這樣嗎？人生需要陽光照耀每個日子嗎？如果每天都是晴好的日子，生命又從何獲得滋潤？開這樣的口，發這樣的大願，若是遇到陰雨的日子不就有了挫折感，這時又該如何自適、如何自處？我倒希望心中的天不必一逕藍著他的藍，隨意飄著一些薄薄的白雲！或者厚厚的白雲吧！反而更自在些，更真實一點。

就像一張畫紙，如果已經有了幾筆色彩，即使稚嫩些，我們也就可以勇敢地塗抹了！否則，白紙永遠是白紙，不跨出那一步，人生只是不添鹽的水，距離湯的美味還很遙遠哪！

能想像只是純純的藍沒有一絲浪花的海嗎？